

散文 ESSAY
精选集

1996 9-2001 4

CONG GU XIANG
CHU FA DE XUE



从故乡出发的雪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从故乡出发的雪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从故乡出发的雪 / 朱成玉等著；《散文》编辑部编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

(《散文》精品丛书：1996～2001)

ISBN 7-5306-3216-7

I. 从… II. ①朱… ②散… III. 散文—作品集—
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69919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189号

邮编：300020

e-mail: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7312757 邮购部电话：(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9.375 插页 2 字数 210 千字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6000 册 定价：16.00 元

目 录

从故乡出发的雪(外一篇)	朱成玉(001)
父亲母亲之间	谯 楼(006)
怀念	李汉荣(012)
原野上的母亲	周雁羽(020)
谢幕	高汉武(025)
牛渡	叶卫东(029)
妻子和土地	李克山(032)
老黄牛倒在犁沟	肖重声(035)
夹竹桃	吴 忌(041)
如歌的慢板	宋 敏(045)
琐忆	万 鸣(050)
秋天的生辰	丁建元(054)
慈母在天堂	王开林(060)
内心的火焰与花朵	王开林(065)
一个美丽的黄昏	任惠敏(073)

船灯(外一篇)	罗丹(076)
我爱北京天安门	华夏(082)
一个人被孤立起来是个什么滋味	华夏(088)
卅七年前两首诗	钟叔河(092)

病榻观叶	韩静霆(095)
悲伤的小号(外二篇)	范晓波(101)
钻石人生	晨义(107)
一生活在今天里(外一篇)	代伐钟(112)
后园黄昏	小茶(117)
关于钢琴的碎片	李紫枝(122)
请给我五分钟(外一篇)	朱成玉(126)
地狱天使	(美)田晓菲(131)

山中听水及鸟	瘦谷(139)
散文二题	简媜(145)
煮泉(外一篇)	方叶(149)
野水之湄(外一篇)	刘剑桦(155)
旅途看树	周同宾(160)
从流水身边经过	冯文柯(165)
乡居笔记(外一篇)	郭嗣汾(168)
秋天里的单音节	叶静(176)
辽西的春天	谢子安(180)
绿色的传信	丹娅(184)

款月亭待月	卓然(190)
周庄烟雨中	韩静霆(195)
长堤之首	山曼(199)
古运河	甲乙(203)
一座曾经遍布书院的山	滕云(208)
印度洋上	卡毓方(215)
访古拾零	张锦秋(221)
周庄遇痴	迟子建(227)
淌过四方街	杨浩(232)
太平小城	曲河(236)
走出金沙江	李玥(239)
罗马,一个罗曼式的故梦(外一篇)	卢岚(243)
澳大利亚森林	石英(250)
翡冷翠:圣马可修道院	陈丹燕(254)
两宫漫步	叶渭渠(258)
美女危险论	孙绍振(263)
尴尬礼品	孙绍振(270)
妻子非“衣服”	尹雪曼(277)
一支笔的自述	黄廷洪(280)
酒徒坦白书	张敏(284)
当爱情挂在商店里的时候	邓乃刚(287)
英雄与小人	海龙(291)

从故乡出发的雪(外一篇)

朱成玉

母亲说：“我放出去的小羊羔，还能找到回家的路吗？”

故乡正下着雪。

而我居住的这个城市没有雪花。城市的枝头只剩下星星。

我累了，似乎连一瓣雪花都难以承受。

在城市上空，我总能看见一只只无处栖身的孤独的鸟，它们不停地飞，飞得精疲力竭。这时候我就想有一座低矮的茅屋，让那些孤独的鸟在我的屋檐下筑巢，听着它们叽叽喳喳的声音，世界才真的静了。看着它们在空中忙忙碌碌织出一场场爱情，世界才真的美了。

那座低矮的茅屋，就成了天堂。

我的眼睛被故乡飘来的雪遮住，什么也看不见。现在，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用睫毛将往事的雪轻轻扫起，堆在冬天的一个小角落里，堆出一个很小很小的雪人。然后，我跟这个雪人对

话。

我问它，我的亲人们过得好吗？我的朋友们过得好吗？我曾经的爱还在路上行走吗？

它却答非所问地说，这里的雪真美！可以覆盖你的忧伤、你的烦恼，让你生不出一丝欲望和邪念，只剩下爱，陪着雪花生生不息……

我感觉被针扎了一下，又扎了一下，那个小雪人在唤醒我记忆中的苍白灵魂，并让每一处被针扎过的地方都流出真实的忏悔的血。

在一个周末的夜晚，我路过一个工厂，看见几个打工的“外来妹”抱在一起痛哭。我停下来，想知道她们为什么哭得这样伤心。过了一会儿，我听见其中一个哭着说：“我想我娘，我要回家。”然后她们一起在夜色中喊着：“我要回家！”那个声音在夜空中久久回荡，在我的心头久久地悬浮着，永不落下。

我要回家。我累了，欲望的梯子伸入云霄，我不想再爬。

从故乡出发的雪，是一粒粒精神的药片，正在为城市流行的种种病症止痛。

我的诺言

大概是朋友的死让这个下午风雪交加的吧。屋子被怀念和悲伤这两袭窗帘沉沉遮住。一个人的名字就这样在记忆的白纸上被黑色的绳索牢牢拴住，拴在一个黑暗的框子里。

屋子里有他坐过的椅子，他用过的书桌。书桌上还放着那

支充满灵性的钢笔。朋友用它为善良的人们写下很多美丽的诗篇。而现在,我千里迢迢地赶来,却再也见不到朋友一面,只能在他的屋子里,感受他留下来的气息。

朋友死于车祸,据说死时的惨状让人不忍目睹。

望着窗外纷飞的雪花,我知道我的记忆里又多了几片忧郁的碎屑。那些碎屑一直在我的眼前飞着,渐渐飞出窗子,和雪花一起飘舞。

朋友的母亲走进来,怀里抱着刚满周岁的小孙女。

老人为我倒水,不小心杯子掉到了地上。

“人和这杯子一样,不小心就成了碎片。”我说。

“可是活着的人还要好好活着。”老人用慈爱的眼神爱抚着怀里的孩子,喃喃低语。

窗外的雪花无休无止地飘着。我翻开朋友的诗集,看到了一首诗:

爱人离去时遗弃的车票
被撕碎的结婚照片
半块镜子,三滴眼泪
我把所有疼痛的碎片都装进抽屉
我的抽屉就是一部完整的童话
小小的女儿
你什么时候读懂
就什么时候长大……

我看不下去，我的眼睛被泪水遮住。

其实每个人的生活中都有这样那样的一些碎片，或者晶莹，如夜空的星斑斓闪烁；或者如角落中的网，粘挂着一些不忍回眸的经历；或者璀璨，如断断续续的琴声；如无法接连的诗句……

不知为什么，忽然想到了“黛玉葬花”，想到了“破镜重圆”，想到了川端康成“临终的眼，”想到了叶赛宁的眼泪，想到了黄永玉的一本书，想到了一句话：“生活，就是不断地把打碎的碎片重新组合起来。”

朋友悄然无息地走了，但我记住了老人的喃喃低语。是啊，活着的人还要好好活着，还要怀念。想想一个人一生中的一天是多么简单，从打开窗帘那一刻起，就开始去组合各种各样的碎片，例如摔落到地上的惊叫的瓷器；例如纷飞在风中的无依的花瓣；例如被车轮碾碎的花骸；例如被谎言撕裂的情感。

朋友用一生收集了无数碎片，组合成最美最美的诗篇。我也会积攒无数碎片，去汇成一条路，笔直地通向我的明天。

朋友走了，留下更多的困苦给他幼小的女儿和年迈的母亲。望着老人佝偻的脊背，一种无法言喻的酸楚扎着我的心。

“把孩子交给我吧，我会让她幸福的。”看着花朵般的孩子在奶奶怀里睡着了，我对老人说。

“不用了，谢谢你。昨天我已经联系好了，准备哄几个小孩子，明天家长们就把他们送过来，我和孩子的生活还不成问题。唉，挺挺吧，总会好的，我就不信这苦水能淹我一辈子。”

听老人说，她正在自学初中课本，她说如果供不起孩子读书，就由她来教。“无论如何，我要让这孩子得到幸福。”老人信

心十足地说。

我震颤了,为这个刚强的老人。

“我来做孩子一生的老师。”走出屋子,我用全部生命应下了这个沉沉的诺言。

父亲母亲之间

谯 楼

父亲从未对母亲说过“我爱你”。母亲也从未对父亲说过“我爱你”。

但是，我知道，父亲母亲之间，有爱。大爱。

母亲是 1975 年冬天嫁给父亲的。那时父亲天天挨批斗。

母亲对外公外婆说：“如果我再退婚，他怕是要垮掉。他以前不嫌弃我们，我们也不该黑良心。”

“你要想好。”外公外婆说。

“我想好了。”母亲说。

母亲知道她前面横着的是什么，但还是要往前走。

那天下着大雪。母亲收拾好几件衣服，走十几里山路，嫁了过来，只有外婆陪着。而父亲这边，连迎亲的人也没有。

母亲刚嫁过来，就开始吃苦。

天不亮，母亲就起床煮饭，给父亲。因为一大早，父亲就得

动身,到区上去。下午收了工,母亲又去接父亲。母亲不放心父亲,怕路上有个闪失。很多时候,母亲午饭都吃不上。

天冷的时候,母亲就会给静坐在院子里的父亲披上一件绣花棉袄。那是母亲惟一的嫁妆。天热的时候,母亲就会摇着一把蒲扇,坐在父亲身边,给父亲驱赶蚊虫。

父亲坐多久,母亲就陪多久。

母亲干活,是队里所有女人中最多的。但不管怎样辛劳,工分都永远是6分,而且,还常受些无端的气。

母亲都忍着,只是在没有人的地方,才抬起手去抹眼角。

一天晚上,父亲突然说:“人活着,真没意思。”

母亲没有吱声。

“没意思。”父亲又叹了一口气。

“如果你觉得活着真没意思的话,那你先走了,我和娃儿马上就来陪你。”母亲终于说话了。

父亲听了,先沉默着。过了一会儿,突然问:“你有喜了?”

母亲点点头。

父亲伸过一只手去摸母亲的脸:“你瘦多了,苦了你了。”

母亲也抬着手去摸父亲的脸:“也苦了你了。但不管多苦,都要好好活下去。我和娃儿都看你的。”

过了半天,父亲点点头。

父亲把母亲的手握在掌心。母亲把父亲的手握在掌心。

终于,父亲母亲一起熬到了“文革”结束。1978年12月21日,是上面给父亲平反的日子。那是一个大喜的日子。母亲看着父亲,泪水淌得满脸都是。父亲把母亲抱在怀里,手忙脚乱地

给母亲揩眼泪。

父亲母亲很少吵嘴。但有一次却吵得很凶。直到母亲眼泪下来了，父亲才走出屋，坐到院坝边上抽闷烟。

一连两天，父亲母亲都没有跟对方说话。

我成了传话筒。

“明娃，去问他要吃多少？”母亲煮饭时，总这样吩咐我。

“明娃，去问你妈……”父亲遇到什么事要问母亲时，总这样吩咐我。

第三天下午，父亲母亲要到一里外的山上去收割麦子。我也去了。

割到一半的时候，父亲停了下来，把我叫了过去。

“明娃，喊你妈歇一会儿。”父亲对我说，“把水拿去给你妈喝。”父亲把水壶递给我。

我便向挥汗如雨的母亲走去。

“妈，爸爸喊你歇一会儿。”我对母亲说。

母亲并没有理会我，只是割麦子。

“妈，爸爸喊你喝水。”我把水壶伸到母亲面前。

母亲抬起头看了我一会儿，然后接过了水壶。

“明娃，喊你爸爸加紧割，不然要摸黑。水壶给你爸爸拿过去。”母亲喝了两口水后，对我说。

我接过水壶又向父亲走去。

父亲听了我的话，马上就站了起来，飞快地挥舞起镰刀。

但是我们还是没能赶在天黑之前割完麦子。

父亲母亲又摸了一阵黑，才割完麦子。

捆好麦子后，父亲对我说：“你跟你妈说，我背回去就来接你们。喊你妈慢慢走，天黑。你跟你妈同路。”说完背起麦捆就走。

我和母亲走到一半路，就停下来歇气。这时候，父亲来了。

“我来背。”父亲说。他边说边去接母亲的背架子。

母亲不动，也不说话。

“我来。你歇一下。”父亲又说。

母亲迟疑了一下，还是让开了。

父亲背起母亲的麦捆走在前面，母亲和我紧跟在后面。

回到家，母亲寻出一把扇子，递给我，说：“明娃，拿去给你爸爸扇扇。”隔了一会儿，母亲又把我喊到灶屋，说：“这是才泡的茶，给你爸爸端去。”

父亲在院子里歇了一会儿凉，喝了两口茶，就起身走进灶屋，对正在往灶膛里加柴的母亲说：“你出去歇一会儿，我来煮饭。”

母亲起身让开了，走到案板边，去洗菜。

“你要吃多少？”下面条的时候，母亲问父亲。

“一碗。”父亲答。

我当时就在旁边，他们没让我再当传话筒。

“明娃呢？”母亲问我。

“大半碗。”

吃完夜饭，父亲陪母亲喂好了猪。然后，我们一起坐到院子里歇凉。

父亲没有说话。母亲没有说话。我一个人说了几句，也不

再说话。

“明天逢场，我一早就要到街上去一下。”回屋睡觉时，父亲对母亲说。

“那我明天早点儿起来给你煮碗面吃。”母亲说。

那年我才九岁。很多事情都不懂。但我知道，父亲母亲“说话”了。

一天中午，队上的王大妈火急火燎地跑来。

“完粮的车在要拢街的竹林坡上翻了，死了两个人，也不晓得是哪个。你屋头的可能在车上，你去看看。”王大妈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母亲正在灶屋里给我舀饭，听了这话，紧端在手里的饭碗突然就跌在地上，摔得粉碎。母亲忙蹲下去，手忙脚乱地捡碎碗片。捡在手里的碎碗片又不断落下去。母亲又不断地捡。

“老二，老二……”王大妈喊母亲。

母亲突然放下碎碗片，站起来就往外跑。

我站在灶屋门口，看着母亲跑了出去，也跟着跑了出去。跑着跑着，我的泪水就跑了出来。我知道，父亲今天上午就是坐车去完的粮。

跑到出事地点，母亲看着父亲好好地站在那里跟几个人忙，一下子呆了，连话都不会说了。过了半天，两行泪水顺着母亲的脸颊流了下来，落在母亲的衣服上、手臂上。

父亲看见了，忙走了过来。

“咋了你？”父亲问母亲。

母亲不说话，只是流泪。

“咋了你？”父亲又问。语气有些抖了。

“刚才王大妈说车翻了，死了人。妈晓得你就在车上，就跑来看。”我轻声对父亲说。

父亲听了我的话，拿一只手放在母亲的肩上，低声对母亲说：“别哭了，恁多人看了要笑。我不是好生生的么？”

母亲听了，忙抬起手去抹眼泪。可是眼泪却越抹越多。

“你看你。”父亲边说边拿手去帮母亲抹眼泪，“快回去，回去吃饭，我还有事——明娃，快跟你妈回去吃饭。”

回家的路上，我看见母亲还是不断地抬手去抹眼泪。

十二岁的我知道，母亲为什么有那么多怎么也抹不完的泪水。

夕阳下，父亲母亲站在田埂上。

父亲母亲都弓着腰背。微风吹着他们的白发。这时，父亲母亲的眼睛充满喜悦。

站在田埂上的母亲，一定会向父亲不停地诉说。而父亲只是一心一意地倾听。父亲把什么都埋在心底。

我敢肯定，母亲诉说的父亲倾听的，都与爱情无关。但与庄稼有关，与年景有关。……

大爱无言。